

成均樓論文輯第一輯

楚辭學論文集

姜東夫著

成均樓論文輯第一種

# 楚辭學論文集

姜亮夫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02929

1002929

成均樓論文輯第一種

楚辭學論文集

姜亮夫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1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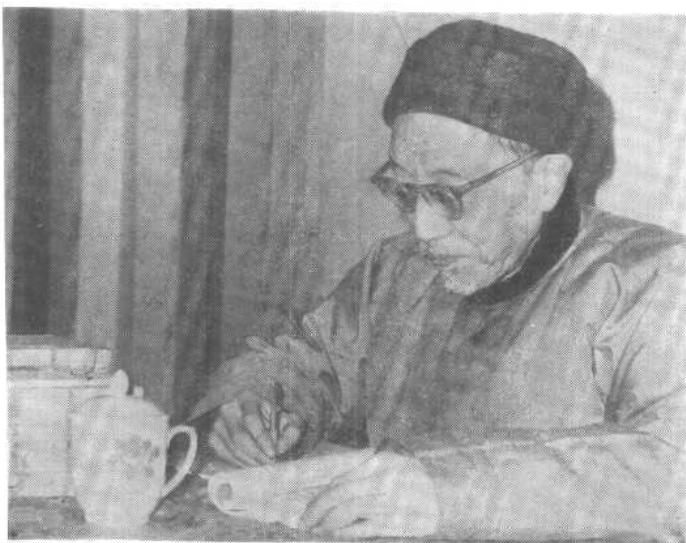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7.25 字數 368,000

插頁 (精)6 (平) 4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精)3,000 (平)6,800

統一書號：10186·450 定價：(平)2.25元  
(精)3.10



影近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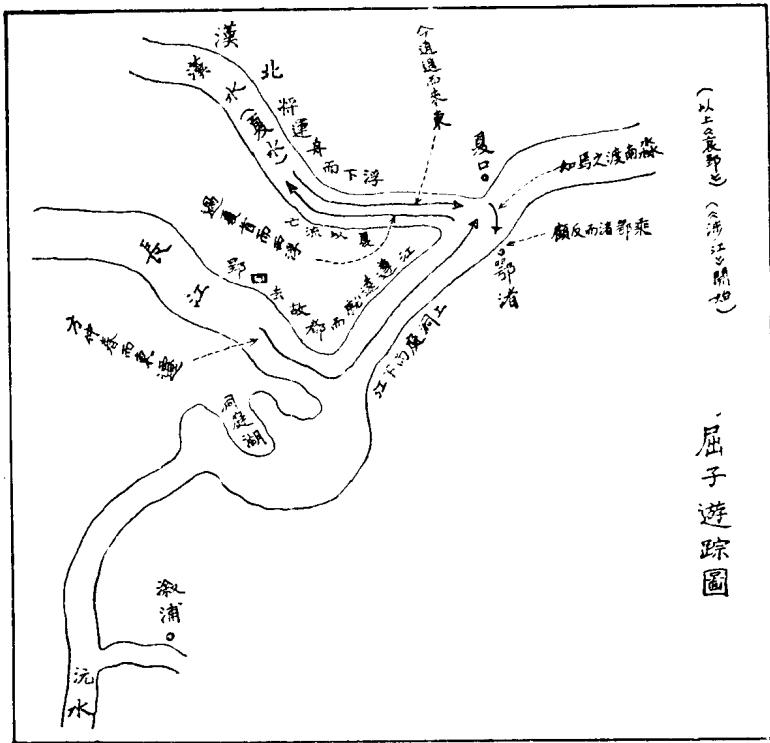
作者手稿

# 獨處向軍釋營器

李群者殘卷

李群者殘卷  
清嘉慶人直隸蠡縣巴黎  
國氏高者後軍中部編織力士  
和氏。Pallier自效。望望者心念旅邸三石  
未民癸巳暮影高拂金波游月亦就該作  
為移帳歸國是年夏人傳訖。一九三六年八二年夏  
陸及余念此些正對余信與故此之文商議即裁  
而後修訂乃取過稿少精研省之。一九三六年八月  
有感商量乃寫此後復於里一九三六年八月抗日

唐寫本智釋騫楚辭音殘卷



## 圖 踪 遊 子 展

# 成均樓論文輯總目錄

一、楚辭學論文集

二、敦煌學論文集

三、古史學論文集

四、古漢語論文集

## 成均樓論文輯序

成均樓論文輯四種：一、楚辭學論文集；二、敦煌學論文集；三、古史學論文集；四、古漢語論文集——依學術文化生發之敍論之，適與此相反，此就余交稿先後定之。其撰寫年時，起一九二七，至一九五〇大病，遂廢不能爲。東來後病稍痊，時時以新得資料與新知補苴之，故一文恆三四篇，因以差池不一，矛盾詳略然疑之辨至繁。一九七七年，略爲編次，與舊所編目相出入，而失於文革中者，十餘事；有友輩索觀而未歸還而其人慘遭浩劫而死者，遂無由求索，又損五六事；其平日所錄記小牘，幾無存者，雖欲重寫，亦不可得。余一生治學，貪多務得，年七十七後，發憤束束爲此四科，其餘皆廢不復爲。然此四事亦多鈎璧顛亂，殊少恰心當意。今年八十一，壯不如人今已老，則遭人揶揄，亦不敢自懟。然內府尙無恙，尙可役使，而目力僅存千分之一，不容讀書作文。遊手無聊，雖久自甘寂寞，更不能免於自廢矣。惜哉！四集之成，吾妻秋英多參與其役，而敦煌集爲最多，其所撰略六七事，他集亦時時爲余搜討不倦，理應誌之云。

## 楚辭學論文集序

楚辭學論文凡二十五篇（附件二篇），皆寫於《屈原賦校注》之後，歷五十餘年。生平交遊至少，故藏之篋衍，素不示人。前年教育部令培訓重點大學進修生，錄以作案頭講章。學校供應不足，來學諸君羣集為送全國出版處，凡發文三十餘篇，於是浪得稱譽，亦浪來譏訕。余兩忘之。楚辭論文本自十五年前友人要約，稿已集而中遭阻阨未果。上歲出版社同仁有來慇懃結集印行者，謝之不可，遂允於四月後交付全稿。今已初校畢，然原有《鄂君啓節》、《屈子遊蹤考》兩文已遺佚，原有《楚辭楚言考》與《二招校注》兩稿皆溢於六七萬言，與余初心成均樓文輯每集三十五萬言為度不相稱，且兩文皆可單行，故別出另印小冊。楚辭為近時髦士喜為之學，余以靜安先生蹈昆明湖之痛而讀屈賦，因有成書。後此遂時欲以探屈子精微，集資至富，且時時補所未逮，篇章過鉅則別為文，不覺其集之繁蕪也。非敢與時賢爭一日之短長，而三十年來自甘寂寞，更不欲多上人。文中不能舉其異同，直言不諱，又不能永藏。今一旦使人窺見全豹，則必來無謂之誚，余亦將笑而不答，自安於老殘。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亮夫敍於杭州棲霞嶺北寓舍

# 目 錄

成均樓論文輯序	一
楚辭學論文集序	一
史記屈原列傳疏證	一
屈原事迹續考	三
說高陽	五
爲屈子庚寅日生進一解	七
三楚所傳古史與齊魯三晉異同辨	九
楚文化與文明點滴鉤沉	十一
秦詛楚文考釋	十五
荆楚名義及楚史地	二九
附：三楚說	二〇八
目 錄	一一一

楚郢都考	二二
簡論屈子文學	二三
屈子思想簡述	二三
屈子天道觀	二三
九歌解題	二三
楚辭九歌「靈保」與詩楚茨「神保」異同辯	二三
九歌「兮」字用法釋例	二七
天問問例述	二七
說屈賦中之巫	二三
詩騷譏語釋例	二三
敦煌寫本隋釋智騫楚辭音跋	二三
洪慶善楚辭補注所引釋文考	二三
陳本禮離騷精義三次修改手稿本研究	二三
楚辭通故敍錄	二五
楚辭通故撰寫經過及其得失	二五

宋玉簡述	四六五
楚辭書目五種補逸	四七一
附錄：遠遊爲屈子作品定疑	五〇七

## 史記屈原列傳疏證

屈子事迹，戰國無傳之者。漢儒以劉向言之最悉，《九歎》、《新序》所載是也。然言伯庸爲遠祖，卦卜而得名字，上官、靳尚混爲一，不知椒蘭爲虛構，此其所短也。東方《七諫》規模屈生之義，列《初放》、《沈江》等篇，似若可求，實則影借爲言，羌無故實。馬季長亦言椒蘭，弊同子政，然爲叔師之所本，信息所自，亦不容遂廢。東漢王充所述亦最豐，又皆因襲舊說，以爲辯論。獨司馬遷所爲原傳，列布史實，差得其真，與時事相表裏，讀者便之，然實指子蘭，爲始作俑者，不無小疵，而論《離騷》，放筆肆詞，遂使文不相次，大約爲未加修潤而然。遷傳屈原、夷、齊，不免借古瀉其悲忿，則論《騷》直可作論太史公書讀（與《自序》可相參，自明）。今之疏證，凡足以發明原傳者，必備錄之，其佚誤之訂正，文筆之調理，皆以短文定之。文稍巨、義稍遠者，則爲續考附錄，遂不覺其文之冗長、證之繁瑣。

### 《史記》列傳卷二十四《屈原賈生列傳》

按賈生洛陽少年，而深受知于文帝，擢爲大夫，初似屈子之見任于懷王，及其爲長沙王傅，有似

貶謫，亦似屈子之見放，其所謫之地，又適爲屈子生息之所，及其爲賦以弔，則誼亦以屈子自況矣。且學識才力與遭遇，兩人皆有相似之處，而漢代詩賦，實又自賈生開之，故史公合兩人而爲之傳，蓋其宜也。今當判別，故賈誼一傳，刪而不錄。又原傳中錄《懷沙》、《漁父》諸文，已別在《屈原賦校注》，茲亦刪焉。又《史記》傳本至多，諸刻是非，本無定說，本篇義在徵實，無事校讎，故一以宋黃善夫本爲准，願覽者察焉。

### 屈原者，名平。

按《公羊》昭元年傳：「上平曰原。」《說文》原解作「高平之野，人所登」。《爾雅·釋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則名平、字原，字義相應。又《離騷》：「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正則、靈均皆屈子乳名，而字義亦與平、原相應。然「正則」、「靈均」爲屈子自道之辭，劉向《九歎》亦本之。《史記》所說，不見他家稱說，遂使後世疑之。王逸《章句》，乃爲糅合調處之說，其言曰：「正，平也。則，法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于天。……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爲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洪興祖申之曰：「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其言皆明快無疑滯。後世樓鑰以爲均亦平也。《嬪真子》以爲正則、靈均爲小名小字。都穆本之，以宋進士同年錄皆有小名小字證之。以爲正則合音爲

平，靈均合音爲原，則不知妄說者矣。

按《離騷》之文，上言先祖嚴親，次詳生年月日，至爲莊肅。則命名之義，可自此領悟。正則者，所以道其爲國之宗親，而有巧會生辰年月。寅者楚人以爲吉宜時日也。其爲準則，蓋無可疑。平者如準之求平，所以爲一切之平正齊一之法也。父之所揆、所攬者，正在于是，則父名之曰平，無疑。文選以原爲名、平爲字，洪氏已非之，是也。古人重生，而平之義，正所以美其生也，不得以原名矣。至靈均之爲原，則俞蔭甫氏讀均爲「昭昭原隰」之畇，至確不可易。靈者，楚人以爲長善之詞，則靈均猶言「良田」、「沃壤」矣，亦取其美備而已，此屈子所以寄其聖裔宗親天則之義，亦以寄其思親固極之憤，而時有所諱，故隱秀以托其悲，則其事亦至莊肅。戰國以前名極少用兩實字義者，故臨文而用乳名，入仕而正名，蓋事理人情之所許矣。參《通故》「平」、「正則」、「原」、「靈均」及「稱」、「兩」諸條，自能明之。

又《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則屈子生于寅年正月寅日。按鄒漢助《遺書》言在周顯王二十六年，并據殷曆推定爲正月二十一日（見《遺書·屈子生卒年月日考》一文。又劉師培《古曆管窺》以夏曆推之，與鄒說亦全相同）。而陳煥《屈子生卒年月考》以甄鸞《五經算術》所載周曆法推之，亦定爲楚宣王二十七年。又近日郭沫若氏據《呂氏春秋·序意篇》言「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之言，推爲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七日。王闔運《湘綺樓日記》光緒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記云：「《離騷》之攝

提是太歲在寅也，依《史記》甲子推之，楚懷元年歲在癸巳，先三年庚寅，先十三年戊寅，當楚宣王二十五年、周顯王二十四年也。懷王元年屈子年十六歲，頃襄元年四十六歲，二十三年六十八歲而沈湘。」與諸家略近，而直據《史記》，亦一法也。諸家說相差極微。按屈子生卒問題應以《離騷》庚寅之說爲斷，本無疑義，惟世出土楚器其所用曆似與北土諸器有別。

楚人所用曆法是否與周、魯、齊、晉北方諸國全同，頗有疑問，余以爲應自楚器物中之載有曆日者精加推算，或能得明其真象，然傳世楚器余遍檢羣書有銘文者不及二十器，而文中載曆日者僅得楚王顏編鐘、楚仲南仲和鐘、楚余義鐘、楚子簠、楚羸匜五器，曆時既簡略，而史事不能的知，不敢據以推論。年來全國新出文物極多，惜余皆未得見，將來必有闡明楚曆之人，則攝提、孟陬、庚寅以降之說或能得確解。

近年料理青銅器中使用干支風習，因得一結論，知庚寅爲楚民間吉宜時日，此可爲《離騷》內美一詞嘉證。

楚之同姓也。（參見《屈原事迹續考》）

王逸《離騷》注：「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于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以爲氏。」